

【專文導讀】

「我思我不在」

——全知的缺席再現記憶的廢墟

文／台大外文系教授張淑英

一九五五年出生在雷翁省（León）一個悄然消失的村莊——維加迷岸（Vegamián）的胡利歐·亞馬薩雷斯（Julio Llamazares），一九八八年完成的第二部小說《黃雨》（*La lluvia amarilla*）將西班牙這個西北部消失的村莊記憶挪移到虛構的東北部——庇里牛斯山的艾涅爾（Ainelle）。今年進入花甲之年的他，在二〇一三年出版社以影音及舞台劇紀念版慶祝《黃雨》長銷二十五週年的喜悅之後，二〇一五年二月在我撰寫此文時，與他談論中文版的面世，他說彷彿「安德烈

斯的獨白有了對話、艾涅爾消失的足跡越過山林，相遇在他鄉國度；欣喜之外，另有一番好奇與期待」。

《黃雨》的構圖以西班牙內戰的氛圍為浮水印，透過艾涅爾小村最後一位居民安德烈斯（猶如背著十字架的聖安德烈斯）的記憶，在蕭瑟的秋日望著窗外的落葉，幻想烏維斯卡區（Huesca）白雪皚皚的景致，在他生命的最後日子回顧記憶點滴、片片段段／斷斷又跳躍式地訴說這個被遺棄的村莊、無助的居民、苦守故鄉的寂寞；他的一家五口到最後僅剩他一人獨處的淒涼。主角／敘述者在想像和記憶中描繪艾涅爾這個孤寂、荒涼、傾圮的村莊和逝去的居民：「但是我，索沙斯家的安德烈斯，艾涅爾的最後一個居民，並沒有發瘋，也不覺得自己遭到判刑，除了我一直到臨終前，都瘋狂地忠於我的回憶和屋子」（十七章）。從小說述及四個較明確的時間判斷（家人的動態、蘋果樹的年齡），安德烈斯生於一九〇一年，一九七〇年逝世。

《黃雨》有許多耐人尋味的隱喻，有一些似曾相識的情境，又有一些與眾不同的特色。時而被歸列在一九六八學運文青世代的亞馬薩雷斯，創作濡染著「實驗性」的技巧，但處於一九七〇年代西班牙小說創作的青黃不接時期，亞馬薩雷斯又有著別出心裁，強調個人化風格的企圖心，尤其在語境和文字結構；加上名列西班牙文壇所謂「卡斯提亞—雷翁」自治區域作家群，隱隱約約讓人讀到院士作家戴利貝斯（Miguel Delibes）的《純真聖人》（*Los santos inocentes*）或是路易斯·馬特歐（Luis Mateo Díez）的「塞拉瑪三部曲」（*El reino de Celama*），甚或墨西哥的魯佛（Juan Rulfo）的〈路比那村〉（“Luvina”）的互文，這些作品均著重在描寫人口外流，村莊儼然成為荒野廢墟的景象。

從負面書寫的技巧面向而言，《黃雨》的意境抒情，鋪陳細緻，亞馬薩雷斯以一種「透明、意識流、自主方式」的獨白，「頹廢的美

學文字」形構安德烈斯這樣一個山區牧羊人的身分。艾涅爾的消長對應安德烈斯的心境變化，景色與人在時光流逝中共時性老化凋零。全書二十篇章，沒有標題，安德烈斯的回憶像跳房子遊戲，但是沒有太多大事紀或明確的情節，讀者需從小說結構去拼貼組合安德烈斯的回憶，每個段落間的空白是小說另一個耙梳結構，故事從段落間的留白銜接或斷裂，這樣的布局可說與魯佛的《佩德羅·巴拉莫》(*Pedro Páramo*)如出一轍。小說全書的鋪陳可整合為兩個部分，第一部分是第一章和第二章，以及第二章啟始，第十九章末節；以線性倒敘主角身後的未來情境，這個部分是安德烈斯記憶體的框架。第二部分則是第三到十九章，以及第二章結束；以內心獨白、跳躍式追憶過去（穿插若干現在式），呈現安德烈斯最後四年處於恐懼痛苦、瘋癲幻想的日子，當中並提供一些線索，例如莎賓娜的死，作為散灑記憶的軸心。文字篇幅從第十二章開始縮短，不超過五頁，隱喻安德烈斯日

薄西山、侷促不安的身心狀態。

《黃雨》寓意豐富、意象繁複又諸多指涉，引人入勝在它的書名。從第一章的遺忘、瘋狂、死亡、孤獨等徵狀可以意會黃色的負面譬喻。「黃雨」的象徵可從五個介面觀察：一、大自然的元素，例如小說諸多月亮的意象描寫；試想梵谷畫作呈現死寂的大自然，就是用黃色點描。二、可從日常生活觀看，例如發黃的老照片；可從外表的特徵觀察，在歐洲，黃色是戲劇表演的禁忌色彩，例如莫里哀死時是套進一件黃色的衣飾；中世紀時瘋子身穿黃衣，和常人有所區別；小說裡則是提到莎賓娜泛黃的眼睛（第三章）。三、也可以從物品、建築、空間的變化，例如小說提到村莊的土坯、牆壁、屋頂、門、都是黃色。四、可從心理狀態分析：「那晚瘋狂第一次將黃色的幼蟲種在我的靈魂裡」（第五章）。五、或是抽象的喻意：玻璃、街道、水、天空……「惡夢裡閃電的黃色光芒」（十五章裡黃色象徵展現至極

致)。《黃雨》有十處（第二、四、六、八、九、十、十二、十四、十五、十九章）直接以「黃雨」影射物質和心靈、生理與心理的情緒揪擾，一種憂鬱的哀愁逐漸邁向老化、頹廢和死亡：「黃雨就要洗去對親愛的人的回憶和她那雙眼眸的光芒」（第二章）；「我的人生，恍若一條淤塞的河流，驀地停止了流動，此刻，在我眼前的，只有死亡綿延而去的無際悲涼景色，以及無止盡的冬季，那兒有著死氣沉沉的居民和樹木，還有遺忘的黃雨」（第四章）。從這些主角的獨白絮語就可以感受亞馬薩雷斯刻意鑲嵌雕琢的黃色象徵。

一如西班牙另一位作家米雅斯（Juan José Millás，一九四六），亞馬薩雷斯也善用「假體」（*prótesis / prosthesis*）的意象和替身象徵：鏡子、狗、老照片、肖像、繩子、蘋果樹、石頭，從身邊的景物到古老的傳說，以物、空間替代身體（人與環境、地理的因緣），睹物思人……等等。從凝視的眼神透視記憶的深度與尺度，將物擬人

化，且讓有生命的人體透過無生命的物體延伸想像與記憶。亞馬薩雷斯透過安德烈斯，細膩省思生命、時光、情感、身分的意義，平穩冷靜中隱含痛楚、無奈和堅執。例如，牽引安德烈斯記憶的亡妻和兒女的鬼魂；和三戶僅存的鄰居的道別；日日陪伴身邊的狗最後親手槍殺了牠。安德烈斯和母狗相依偎的敘述令我們聯想《杜瓦特家族》裡杜瓦特和母狗起司霸的關係。《黃雨》帶出許多發人深省的細微和西班牙文學的脈絡、傳統與現代圖像。諸多元素需細嚼慢嚥，始能領會安德烈斯全知卻已缺席的漫長獨白，造就亞馬薩雷斯和《黃雨》成為普羅和學院的閱讀經典。

二〇一五年二月九日於馬德里